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快乐作文

我心目中的英雄

梁西秦
上海市世界
外国语中学
八(1)班

大伯半年前牺牲了,倒在工作岗位上。噩耗传来,全家人悲痛不已,但都瞒着奶奶。不过,奶奶很快就知道了,她哭了三天三夜。从此以后,奶奶每晚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大伯是武汉市片区民警。武汉封城后,他每天辗转于辖区内,给居民背米面粮油,送鱼肉蔬菜,走街串巷,风雨无阻。老小区没有电梯,年过半百的大伯常常拎着菜,奔上楼跑下楼,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大伯去世一周前的一个凌晨,他接到报警电话,有个精神恍惚的居民站在楼顶想要结束生命。他立马赶往现场,费尽口舌劝说开导。当得知对方是因产生工资被偷的幻觉而想不开时,他拿出自己的两千元假称是她的工资,最终将人救下。往后的一周里,大伯都泡在辖区,处理各种社区事务,饿了就泡碗方便面,累了就在通勤室躺一躺。同事们都劝他休息休息。他却说,非常时期,再苦再累大家一起分担。3月22日中午,他还与同事商量着下午去给居民送物资,但谁也没想到,由于过度辛劳,他竟然再也没能站起来。从疫情暴发后到悲剧发生,大伯和同事们已连续上班61天,中途没有休息日。

派出所辖区的角落落落,大伯都用脚丈量过,春夏秋冬,年复一年。他对社区居民,如同亲人般细心照顾。街坊居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不由得红了眼眶。被他帮助过的人,无不怀念他。徐奶奶说,去年夏天,她正费力地攀着栏杆上楼,遇到正在执勤的大伯。大伯扶住她说:“徐阿姨,您腿脚不便,我背您上楼吧!”“哎哟,这怎么好意思。”徐奶奶连连摆手。“没事儿!”说着,伯父便俯下身来,一手揽过徐奶奶的包裹,背着她上了五楼。对街坊居民,大伯总是这么事无巨细、尽己所能。记得前年寒假,我去伯父家时,他正在买水果带给辖区的一位老人,因为对方无意提到“家里没水果了”。大伯曾亲手抓着辖区的一个吸毒者,把他送去戒毒所,对方因此而记恨他。但是,大伯很关心他的家庭困难,想方设法为他在外地的爱人办理了户口。吸毒者十分感动,最终决心戒毒,好好生活。

大伯非常孝顺。其岳父中风五次,他背上背下,毫无怨言。老人家意识不太清醒,连亲闺女都认不出,却能认出女婿。疫情发生后,奶奶感染新冠住进医院,大伯在社区守护着居民,只能见缝插针地和老人视频聊天。直到去世,他和奶奶有两个多月没见过面了。奶奶

大约在两三个星期前,爸爸将一块干瘪的红薯放在装着三分之二水的花瓶里,我疑惑不解,爸爸却得意地说:“过不了几日,这红薯就会发芽,长出叶子的。”真让人难以置信,红薯泡在水里也会长叶子吗?于是乎,一把抢过花瓶,将它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天观察它。

一星期前我仔细地观察了它。那时,它已长出大约三厘米的茎和六七片嫩叶,那叶子小小的,绿绿的,每片叶子上都有红色的脉络,清晰可见,看上去充满生气。今天傍晚,我又抽出时间仔细观察,发现了它的变化。

原来三厘米左右的茎长高到了五六厘米,那一条条粗细不等的茎半绿半红,看上去水灵灵的,像注了水的彩色吸管。茎的顶端是一片片紫绿或是紫黄,抑或是红绿相间的叶片,那是最嫩的。底下的叶与上周相比,不但增加了数量还增添了色彩呢!颜色更深,叶片也厚了一些。大叶子的身边还有不少小小的嫩芽,同样是紫绿色的,鲜嫩无比,那种盎然生机的感觉,让人看着好生喜欢。

再次想起爸爸之前说的红薯会长叶,我相信了,且对红薯的好感增加了不少。原先我不大爱吃红薯,觉得它太面了,一点也不好吃。爸爸常说,红薯可有营养了,里面含有维生素、胡萝卜素等,对身体大有益处。我不相信,平淡无奇的红薯而已,怎能富含那么多的营养?这次,因为红薯苗我特意查了资料,发现果真如此,而且红薯于晚秋时节还能长得这么快这么好,乐观、顽强的生命力实属感染到了我。

如果你将红薯轻轻提起来,还会看到它身上长出来的发达的白白的根,它们交织在一起,好像老爷爷那又白又长的胡须,煞是可爱!回想起小学的科学课老师讲过,根系发达的植物说明它容易吸收营养,生命力顽强。

对啊,自然界中的植物能生存下来,繁衍生息,怎能不经历风雨和磨难?怎能不想尽办法活出朝气?好似人的一生,充满了挫折,往往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风雨才历练出顽强的品性、坚强的意志。

想到这儿,我又多看了一会儿活力四射的红薯苗。

红薯苗观察记

郭雨桐
河北省邯郸市
丛台路37号
市十一中
七(5)班



周晨
上海市青
实验学校
高二(4)班
你在我身后

秋天是个淘气包

郝晨阳
湖北省
十堰白浪小学
五(2)班

秋天是一幅油画;秋天是画师的调色板;秋天是个淘气的小孩子;秋天是点缀世界的装饰品;秋天是……

四季轮回,这不,这个月就由这个淘气的秋孩子来管理了吗?

秋孩子淘气地乱跑,它先来到了上一届选美冠军——柳树姐姐身边。它用画笔点了点柳树姐姐,柳树姐姐的一头翠绿的头发马上变成了一头让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的柠檬黄,柳树姐姐摇了摇头,头发左一摆右一摆别提有多好看了!柳树姐姐一看日历表,今天选美大赛,赶紧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棕色晚礼服,又穿上了一双绿色的水晶鞋,向秋孩子说了一声“告辞”,便提着裙子向选美大赛跑去了。

秋孩子又来到了一棵正被阳光晒到的枫树叶旁,它用它那沾满颜料的小手在枫树一摸,枫树一下子变成了带有红彤彤、黄澄澄、金灿灿的五彩枫树,在阳光的照射下,枫树变得极为美丽。秋孩子又开始淘气了,它居然请来了姐姐秋风为它和枫树阿姨伴奏,当秋孩子再三把乞求的眼神望向枫树阿姨时,枫树阿姨同意和秋孩子跳一支双人舞。舞蹈结束了,秋风姐姐走了。枫树阿姨吻了一下秋孩子的脸蛋,秋孩子应该是害羞了,急匆匆地跑了。

跑得最快的秋孩子,觉得自己的肚子提醒自己该吃午餐了。它走到了一棵石榴树旁,用最后的一点红颜料把石榴都涂成了红色的。石榴看到自己身上红色的裙子,“咯咯咯……咯咯咯……”地笑出了声,可能是开心过了头,下巴一下子合不上了。秋孩子随便找了一个石榴,拧开一看,啊!一个个红宝宝们紧紧靠在一起!秋孩子尝了一个,果汁很美味,果肉很肥。

一天过去了,秋孩子也累了,跑回家去睡觉了。我相信,它明天肯定也会出来淘气的。

在得知长子去世的噩耗后,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其伤痛!

2020庚子岁月,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日历中的每一天,对全世界而言都是漫长而不易的,对中国来说也是曲折而坎坷的。2020年在武汉人的心中,更是不平静、不平凡的,江城中的每个家庭,生活都被深刻改变了。春节因为疫情,一家人没能团聚吃年夜饭。武汉封城后,大伯在社区忙碌;作为骨科专家援助非洲回来不久的二伯,进入隔离病区救治病人;做护士的二伯母也在重症室一线。大家原本想等待疫情结束,再补上团圆饭的,没想到我们再也见不到大伯了。

大伯逝世后,他的事迹被广为传播。人们在网上传播深情哀悼:英雄一路走好!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的大伯,和蔼可亲的大伯,这世界上最疼我的大伯,就这样永别了!

2020年9月8日,大伯母走进人民大会堂,代替大伯领取“全国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证书。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崇高荣誉。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的确,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我的大伯是武汉市汉正街民警,他的名字叫吴涌。

小区花园漫步

今天下午,我去小区花园漫步。花正开得鲜艳,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看到的是一枝枝鲜花,听到的是小鸟欢快的喳喳声,微风吹来,闻到的是一股股芬芳的花香。小河里水清澈见底,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园里还有许多蝴蝶、小蜜蜂,蝴蝶有白的、黄的……不过都很小。好看的是蓝色的大蝴蝶浑身带着金粉,伴着明媚的阳光,仿佛是一位美若天仙的蓝衣女子,在空中翩翩起舞。因为花园里栽培了许多花,所以引来了一只只小蜜蜂,落在花朵上,采集花蜜。圆滚滚,茸茸的,可爱极了。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一串红了。虽然它的样子没有桂花那样小巧玲珑,也没有玫瑰那样多姿彩;味道也没有桂花那种沁人心脾,也没有玫瑰那种芬芳浓郁。但是你只要把花“头”拔下,便可吸到香甜的花蜜。既不会伤害花朵生长,又可以品尝甜甜的花蜜。许多孩子采下一串红,放在一旁,边吃边玩。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园中“明星”。

小区的花园是我童年的“游乐场”。我希望它还是年年那样漂亮;年年那么热闹;年年那样充满着一片生机勃勃!

不过,花园的花再美,也比不过大爷爷家的小院种的花与水果。大爷爷的院子挺大,里边种满了植物,其中我最喜欢的果是果树,什么金橘、丑橘、桃子树,结满了果实,摘下用清水洗洗就能吃,还有葡萄架呢。大爷爷已经70多岁了,仍然有着自己的爱好,不断努力,坚持着,还热情地把培育好的花,果实送给亲朋好友,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大爷爷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水面上有许多睡莲,不时有几个小脑袋露出水面。对啊,就是小金鱼。不过它们很怕生,只要一有人,它们就潜入水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记得,小时候在院子里玩,忘记了涂花露水,让蚊子们饱餐了一顿。两条腿被咬得这里一块,那里一片。奶奶又好气又好笑:“皮死了,看,被咬了吧。到客厅里坐着去。”唉,没办法,谁让水果旁边虫很多呢。不过脚上的蚊子块刚消掉一点,我就迫不及待地再一次一头扎进院里,不过这次我涂上了花露水,拿着电蚊拍去的。我象征性地挥了一下拍,便“噼里啪啦”。我一看,“一,二,三……天啊,有八只蚊子。”我兴奋了,像跳舞一般边拍边转圈。我只顾着玩,却不知道大人正在客厅看我。“唉,一点女孩子样都没有。”小孩子嘛,总要活泼一点的嘛。”

回忆结束,我坐在石凳上看天色,不早了,回家吧。我怀着不舍的心情,向家走去。

徐佩熙
上海嘉定区
丰庄中学
六(1)班

特别的味道

陈恩则
上宝中学
初三(1)班

上海的早点摊飘来的阵阵油香,混杂着豆浆的热气与玉兰花的味道,编织成一幅老上海的市井图。这是上海滩的旧时光,这是魔都的老味道。

清晨六点,穿着睡衣拖鞋,来弄堂的一个早点摊。未见其形,便已闻到一丝油香米香,随着细细的和风萦绕流连在窄而有序的小道上。一个小摊位出现在眼前——两根木条,上面拉一块塑料膜,几个炊具,一桶豆浆。大饼,油条,粢饭糕,香气袭人,闪亮亮,黄澄澄。一旁的几个叔子婶子,也一样地穿着睡衣拖着拖鞋,啃着“四大金刚”。婶子的脚指甲红得发亮,踩着黑色的人字拖,扯着家常。

我对着粢饭糕一口咬了下去,烫得我直喘气,却舍不得吐出来。牙齿咬破了脆而硬的表皮,触及里面软而糯的芯,油滋滋地往外溢,一口要嚼好一会儿,嚼细了,嚼烂了,才咽下去。一旁的叔婶边吃边聊。男人聊生计,女人谈孩子。年轻的姑娘穿着碎布裙,套着白汗衫,胸口别着一朵玉兰花,梳着两个麻花辫,却毫不顾忌形象地坐在台阶上,一手油条一手豆浆吃得劲起。老夫老妻携手来了,坐在摇椅上吃饼子。西装革履的公务员也过来了,排在一位阿姨的后面,和她攀谈着。男女老少,不同收入、地位,全在一个小小的早点摊里聚齐了。上海,这座传奇的城市,一步步从历史中走来——石库门精巧庄严散发着它的魔力,外滩博采众长铸就了它的风采,沪剧吴侬软语唱起了一折折戏曲,早点摊的油香米香萦绕在所有老上海的记忆里。

时代的洪流考验着这座非凡的城市。年迈的阳光变得黑白,旧的老宅依计而拆。油米的香味和玉兰的芬芳消逝着,破碎着,混灭着。在向前走的同时,我们是否还应该时时回首,铭记老上海的市井文化,还是任由现代化的潮流将老上海的影子冲刷吞没?

豆浆,油条,玉兰花,这是上海的旧时光,这是岁月遗落的瑰宝,这是上海味道。

永不褪色的雨衣

任宣丞
西工大
附中分校
初二A4班

秋日的雨,伴随着秋风滴答而来,带着些许凉意,也轻轻地在发间洒下颗颗水珠。“放学了?”父亲掀开雨衣,“进来吧!雨淋不着,还暖和。”我看着父亲半敞的雨衣,心中有些犹豫。我毕竟这么大了,怎么能像小孩子一样钻进父亲的雨衣里呢?“呃,这雨下得也不大,不用穿雨衣了吧!”我推脱着,父亲眼中的关切渐渐变成失落。他沾满雨水与汗水的头发也仿佛垂下了头,“没事儿,上车吧。”雨水一滴滴地打湿我的衣裳,父亲时不时回头看我。“以后我自己带雨伞。”父亲听后没有说话,看着他高大却有些弯曲的背,我的内心泛出一丝酸楚。

又是一个雨天,我打着崭新的雨伞站在校门口张望,终于找到了那个人。“爸爸!”我高声呼喊着,向他跑去,爸爸回头,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他一抹脸上的雨水,就要往雨衣上摸。但是看到我高举的雨伞,他的手触电般缩回,连说“上来吧”。我默默地坐在三轮车后座,秋日的风凉飕飕的,吹落了父亲雨衣上的帽子。雨,打湿父亲的头发。“风大,你的伞别歪了。”父亲的声音带着鼻音,我却默默地举过父亲的头顶。

雨淅淅沥沥地下,我又向父亲走去。无数晶莹剔透的雨点落在父亲的雨衣上,像是一颗颗钻石,在秋日里折射着闪亮的光辉。我收起雨伞,加快脚步。父亲看着“没带伞”的我,眼中露出一丝惊讶。我钻进父亲的雨衣里,温暖在身边荡漾,原来,父亲并没有那么高大,甚至有些瘦削。他沾满雨水的脸庞已布满皱纹,他湿漉漉的头发早已分不清哪一根是黑发,哪一根是白发……

“到家啦!”父亲掀开雨衣,我望着父亲永不褪色的雨衣,心中充满温暖。